

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論多拂於上
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
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
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
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
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
紂爲天子疆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

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才智適足
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
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
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
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
於愛君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
媚上而徼寵人君誠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歛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

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為盜賊為人之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之不忠也嘉其以自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自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幾至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繁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戕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 宋受命逮

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慮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 祖宗所以消惡運遺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萬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

日寢父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之戶口減半盜賊蠭起而弘猶病其

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
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畧曰昔商王中宗治民
祇懼饗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饗國五十有
九年厥後立王主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
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
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
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

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
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
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
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
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
謹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
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
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
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
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

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 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元豐八年六月十一日召為侍讀提舉一宮到闕朝見未對先上此奏

上 宣仁皇后論治道在審識人情 韓維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愛民為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先效忠矣

元豐八年六月十一日

上 哲宗論為君難四事 王巖叟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畧舉其要 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

思諂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為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辨佞柔而遠之為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隳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為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為難臣以謂為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

之使得盡言辨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
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 陛下盛德日
新四事之要曾無所難而皆自得益願 陛下不以易心處
之則德日新又日新矣 元豐八年六月上
時為監察御史

上 哲宗論治道貴清靜儉約 王 巖叟

臣觀歷代君臣講治道者多矣然莫如貴清靜而敦儉約蓋
天下本無事因擾之而事多事多則民勞民勞則怨民怨則
國家有緩急雖賞之而不為用此所以莫如貴清靜也天下
之人所以養生送死者本自足由奪之而後困困而後為盜
賊若不厚其本而徒嚴其末雖殺之而不禁此所以莫如儉
約也臣竊傷比歲以來好進之人紛紛建議天下學養之事

百姓困於不足故臣願 陛下以清靜儉約養天下使百姓
安且樂百姓安樂則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海內將不勝其
富矣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何則 陛下自己已有此心惟在守
之而勿失爾不勞 陛下費精神用智力臣故曰易如蒙採
納乞以臣言詔輔臣使體聖意幸甚 元豐八年六月上
時為監察御史

上 宣仁皇后論治性之道 傅 堯俞

臣聞之於書曰謹厥初惟其終又曰謹厥終惟其始始則念
終不敢不謹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念 陛下考
古御今脩明法度恭儉以克已慈惠以愛人登崇老成開廣
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覽萬機得其綱要所以欽崇
祖宗尊世成俗為子孫百世之慮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象

四事 三事 十

雖詩書所載丹青所傳殆未有以過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
不勝拳拳謂陛下雖聖性得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
全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
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
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為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偽之徒不
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闥而天下嚮風百僚奉職
者無它以陛下通達平均而政出於大公云爾苟一有所
偏則好惡之情露百邪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
勞之所成就將中廢而不全矣豈可不兢兢業業日謹一日
以圖厥終哉敬頌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時初除御史
中丞上殿

上哲宗論君道在立己知人

曾肇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負宸端莊淵默弗言雖
在深宮之中不為佚豫之好可謂有克肖祖宗之聖質退
朝燕處翰墨是親日御滙英虛心恭己以延講誦可謂有急
於問學之誠心夫有克肖祖宗之聖質又有急於問學之
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蓋聖人之性
與人同在謹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火
之始然一熒燭之微爾及其至也其明足以燭萬物其用足
以鑠金石其利溥矣然設之弗當則燎原野焚玉石而不勝
其害也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爾及其至也大而為江河細而
為溝澮其利溥矣然導之非理則暴怒悍突懷山襄陵而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其害也人之性何以異於是哉况夫有天下之大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妖淫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宮室狗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矣而不肖者參之與正士游矣而邪人間之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至於昏仁者反而為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設之弗當導之非理故也故以舜之為君而禹告以無若丹朱傲以禹之為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為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訓至於成王而訓戒益詳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詩召康公作公劉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上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誨可謂諄諄矣故以成王中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為賢君者設之得其當導之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天下之柄

或移於權臣或假於外戚或出於官寺諸侯或強大而不可制夷狄或驕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內之賦入或專於疆藩悍將而縣官不能有也百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人士雖有特起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以大有為此古今之通患也 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洒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與賦皆得其要刑罰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也 六聖相傳以至 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其勢則便利 陛下又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欲王則王欲帝則帝惟 陛下之所嚮而已孔子曰為君難

知爲君之難固有時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難於立已莫
難於知人已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
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爲 陛下言之夫所謂禮非
制度文爲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應禮不接於
心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
聽言動由於禮則內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習
無自而入內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
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
廷則莊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守豈不約其効豈不博
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善言亦多端矣有辯有訥有華有質

有是而非有是而直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
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正所惡者邪以忠爲是以佞爲非
則固善矣不幸及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矜其
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妄言以行其私說故人主好高遠則
窾言入好卑近則謏言至好刑名則慘刻之說進好功利則
興作之謀用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
者謂之愚而君子雜處於小人之間方且逆其所順強其所
劣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則小人日親君
子日踈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
危之所以分也治亂安危之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

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畜夫則風俗至於篤厚唐太宗聽魏鄭公而緘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威公不聽管仲而進易牙符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不旋踵而敗亡其效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 陛下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宜其於禮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惓惓以是為獻者蓋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物則為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尚何以立已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為言所蔽而浸澀之謬庸受之愆無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願 陛下及此春秋方言血氣未定早為之制不邇聲色不貪貨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善德之事勿為也左右前後皆可

以蕩心之物勿近也便僻側媚遠之而勿親直諒多聞而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從則已無不立矣無作好惡無作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並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避于志必求諸非道便姦言不得入虛心廣覽以揆衆論辭寡者知其人之吉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誣善辭枝者知其心疑以至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以立已克而至於美風俗不難矣有以知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難矣方今海內雖號治安然內則忠邪雜揉是非紛亂士節不勵奉公守義者寡而交私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盜效法不勝茲歲論大辟五千餘人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俗未可謂美也 朝廷上下紀綱不

肅百司庶務類多文具官不勝其冗而未有以革財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哀矜惻隱之書日下而百姓之力未裕也是故和風未洽而歲之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侮者尚多以至寇賊茲究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修也 陛下誠能蚤留意於此正己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馴致以漸則豈惟卿士大夫相化以義哉芻牧之微裨販之陋可使忠厚而知恥矣豈惟朝廷之上百工得其職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獨方而宿業矣如是而風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能無累聽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而敗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美於問學之誠心而蔽之者多 是

則風俗愈入於薄惡政事愈入於弛壞貴者不能自克况其賤者哉近者且猶弗治况其遠者哉非獨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國不尊而望夷貊之允懷抑又難矣臣愚故曰 陛下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不然則用心雖勞而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為術愈踈雖日接多士日求謹言而終於無補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陛下欲致此非他學以求之思以精之而已惟 陛下留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書令

上 哲宗論洪範三德

王 巖叟

臣伏以人主言而為天下法動而為天下則聖人思所以嚴
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右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恭默思道敬畏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
史入侍願聞德音而書之不啻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臣預
立邇英侍講臣康講洪範九疇至又用三德 陛下忽啓聖
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臣不覺心躍而神竦既以初聞堯
言為喜又以 陛下問德得其要為慶臣敬已書之於冊以
示萬世竊伏思念 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
德者君人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湏臾去者也臣
請為 陛下別白而言之大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
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

物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
其身者任之當勿貳附下罔上以盜寵祿而不恤百姓之患
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
直也聲色人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也而絕之財
利人之所貴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
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悅此人主之剛也居萬乘之尊
而不驕饗而海之富而不侈聰明有餘而處之如不足俊傑
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深淵
怯若履薄冰此人主之柔也三者足以蓋天下之要顧人主
力行何如耳 陛下誠能用洪範之三德以修己推阜陶之
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 陛

下勉之而已

元祐四年二月上
時為起居舍人

上宣仁皇后乞先正君心

范祖禹

臣蒙陛下擢受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祖宗受天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異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憂釐丈之千里臣侍經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脩身之要君子小人繫於治亂之略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陛下聞

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以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皇帝存之於心若皇帝陛下聖心恍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以幸天下

元祐四年五月上
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王道六事

蘇軾

臣始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以施實效而

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曰一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或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言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謹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遜聲色謹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良法也 陛下常談言無新可

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 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 陛下下一覽臣言以

留 聖意天下幸甚 元祐七年十一月上時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職上謝表因以規諫

上 哲宗論四者歸心之道

梁燾

臣聞聖王之興必敬天道以修人事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興嗣明德蚤有宗社天之付畀 陛下者如此之重 陛下必有以報 天順

帝而靈承之以對萬壽之福也夫之所喜者在安民民之所
安者在仁政仁政之道本於安靜而不擾夫安靜而不擾者
人心之歸也人生以一身之尊居四海之上必得人心之歸
已則享國長久安寧而成太平之功矣今 陛下覽政之初
是四方觀德之日宜有上當天心下慰人望克承 祖宗之
休敬用 太母之訓安兩宮之慈垂萬世之法此廟社之福
天下之幸也臣願獻愚忠以助聰明之萬一焉夫親近法座
日侍清光莫如左右之人也人人願效腹心以副眷遇必知
其所用心則可使盡節竭忠也臣願 陛下戒喜怒平愛憎
畧小過以盡人之善錄小勤以勸人之忠如臂之使指如手
之捍衛頭目始終責其力而此左右所以歸心也夫正 朝

廷明國體莫如廷臣以道佐人主者有輔弼論思獻納者
侍從拾遺補過者有諫官繩愆糾繆者有御史此王官之要
也聚於朝廷各有職守不可使有交通不可使有朋黨交通
則蔽聰明亂國政而為姦詐欺罔朋黨則害良善而隔正直
此不可不察也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君子小人相反者
也君子正小人邪君子忠小人佞君子得權則敬戒而愈恭
小人得權則傲慢而難制君子可以與權小人不可以與權
臣故曰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也 陛下方以至明獨斷
正要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以助英睿若不收孽人材何以多
得公忠之人任用耶臣願 陛下清心正慮以觀羣臣清心
在至公無偏正慮在不惑姦說辨別邪正銷除朋黨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辨讒以進忠容諫以養直謹聽以廣謀剛斷以
明事信任以保功必求忠實正直謙恭以求助臣下之勢
心則必有志身報國之臣以信任之此廷臣所以歸心也安國家保社稷莫
如百姓聖人有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民定則國定民
富則國富用度百索出於民間常令足衣足食無困無怨則
事事樂供於公上矣君臣相與謀謨經綸者在此而已臣願
陛下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實省賦歛輕簡徭役豐穰和平則
安養富庶之使有餘力以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失所
臣下有寬愛百姓之請者回詔大臣必行之臣下有掎斂百
姓之說者面飭大臣深責之此百姓所以歸心也夫繫中國
之強弱安危者莫如夷狄當使其畏威懷德謹職修貢敵國

則有主賓之義禮信之所接焉國則有忠臣之道命令之所
加常觀於義信之間而後可以言中國矣自古以夷虜懷德
畏威為疆不務以闢地為疆也以先制人為安不以受制於
人為安此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命大臣必精選忠賢
材畧之士付以帥權無用私愛諛從之人終悞邊事謹守疆
場寶有土地明信重威制貪禦侮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
之不苟且目前無事養威後患為朝廷他日之交必也有
恩有威使之知懼服從奔走之不暇此夷狄所以歸心也此
四者誠得志賢上助聖謨然後安靜可成矣陛下今欲發
其聰明廣其仁孝上安兩宮之慈下收四海之望始自於
宮掖左右中逮於朝廷群臣下至於百姓遠及於夷狄歡然

一意歸心於明君可謂安靜矣若夫羣心歡欣和氣充塞可
以致陰陽順序風雨應節年穀豐登人民富壽帝王之能事
畢矣臣蒙殊恩擢自侍從塵歷輔佐竊觀 陛下有仁聖之
資願 陛下行仁聖之事望 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
區報國之心也惟 陛下財赦而垂聽焉臣不勝懇懇納忠
之至

元祐八年上
時知穎昌府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

君道門

君道四

上 徽宗論人君之要道三

李朴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懃恐懼之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惰之氣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七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竊觀 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

謂深可畏者也伏願 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不易
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循理而動體仁愛
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
治而慮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鑿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
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媿之節然
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說然後可以來忠言師老而邊隙
可慮莫若以自治爲守禦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
儉爲富庶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權
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是者皆聖政之所當急
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臣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爲
之保周公爲之師朝夕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

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爲學士雖飲食遊宴十八人
者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晷夜
分故成王能光昭文武之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
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 陛下聰明仁聖性所
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 陛下夙興
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廢興治亂請得
據舊鑿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中燕見間召所以備顧問者
誰乎今縱未能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宜且退倣唐制大開
學館博選通儒耆德使侍經幄庶幾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
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 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
聖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

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為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為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為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為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哀剝或勝之以戰鬪安忍自恣仇讎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

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為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

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佚則一朝而不可勝其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被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恕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覷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

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高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 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建中

靖國元年因陳瓘薦賜對上殿上此劄

上 徽宗論豫戒六事

陳 次升

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 神考之誤知擢真臺屬逮事哲宗皇帝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 陛下即位之初搜羅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煙瘴之地擢貳烏府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拙學問迂踈辭章屢上天聽莫回拜命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輒取古先哲王泊我 祖宗之大猷作爲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曰脩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以豫爲戒欲 陛下念茲在茲使聖躬無過

舉庶事無不治亦芻蕘愛君之義也謹昧死上進

體道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諛臣或嘗推誠爲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爲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所獨任者至於茲茲使

而不見大誅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韋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芟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訕辱大臣至於交私諸侯潛蘊譖訴劫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諛臣則又如此故兩踈之耶由是詭誕之士竒邪之術乘隙

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
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 仁宗
之御天下也民至于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
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
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
介以彈文彥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脩因范
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 陛下即位
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于朝
臣恐其竊弄威柄而 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偏信諂臣
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
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稽古

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美皆曰
若稽古而已而傳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
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
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脩
身治國之要雋功偉烈謀猷方略之施與夫昏虐賊亂禍
根罪首之由取是 執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之哉是
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
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略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
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蘊德行志
功名者鄙之况於帝王日有萬機而盡心於卉木之間極

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文不欲人出已
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
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宮又曰設令朕與士夫
高選亦當爲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意於文學乃至陰陽
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
亂耳何則既騁此以爲智能矣則必恃此以驕慢天下故
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
能者翻爲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所閔笑者臣聞 陛下潛
德藩邸時則已留意翰墨矣即位以來好爲詩曲以賜親
幸鐫石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恐天下之人不能盡知
陛下由天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妄以前代帝王之
刑精竭慮於雕蟲篆刻之細爲比且曰天下之政未理而
游心於是豈不爲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是者則士
風靡矣臣願 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使膠於心術
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躬閱書史取其關國家之興
喪生民之休戚成者襲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
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脩身

臣聞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易曰行發乎邇見乎遠蓋脩身之應也如此歷觀古之創
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離亂之緒其俗其民久已安
於無治急之則怨緩之則偷賞之不勸刑之不變於斯時

也而能肇造天命平滌九區恢廓宇宙致治之效可計日而待者豈有他哉蓋明乎人可以誠感難以戶說乃正其心以及身正其身以及國故道德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恃以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賢者附之耳而天親有德民懷寬仁邦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是三者皆非脩身則莫能致不然則昭昭之鑒可以矯飾爲行而欺之乎億兆之心可以與金匱畢寶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高爵厚祿而誘之乎非所聞也又况君者民之師表動靜舉措發於中必形於外民影從矣將欲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者其可以言率之哉此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是故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

民比屋可誅豈民異哉格之者異也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豈士異尚哉格之者異也此皆前事之驗也其可忽乎 仁宗嘗書無逸於邇英閣之屏歲久而敝命王洙復書之且曰朕不欲背聖言乃置之左取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蔡襄書以對於右欲使聖言時存乎顧眄雖以聲爲律而身爲度者何以尚茲其興事造業制度遺文獨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 陛下適追 仁祖謹厥身脩日新其德使百官有司相儆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巖谷之士相勉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棄黎民戒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忍犯上盜賊率其黨與曰聖德如斯其敢猖獗如是則成康之治

可立而待也

仁民

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之存亡繫于天王者之所以得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禍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天乃命湯庶民子來天乃命周百姓弗堪天命殛桀民罔不欲喪天訖商命黔首愁歎天亡秦祀百姓怨望天剪隋正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索御馬為戒者豈徒念民之孔艱而強者為盜賊弱者膏草野耶誠恐人君因之不免其身而毀辱及其宗廟困窮及其妻子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炭為人子孫而宗廟毀辱貴為天子不能保其身以及其妻子豈宜忍哉是以盛王兢兢

業業以圖治者誠畏此耳惟知畏此故惡衣菲食輕徭薄賦使民家給人足知禮義廉恥之尚舉天下而安樂之也頻年以來水旱屢作疾癘尤熾而兩河之民服役科湏煩費愁苦而官司催科急於星火貪墨之吏從而誅求竊恐供者有限而取者無厭以有限供無厭天下一動變生無方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慄慄危懼也 陛下雖屢形詔命備陳至誠惻怛憂民疾苦之意惠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今乃公然廢格是 朝廷之恩奪於州縣可不痛哉自古所患者君澤壅而不下達民情鬱而不上通以致君勤恤而民不懷民愁苦而君不知至於離叛危亡者踵相及也臣願 陛下申勅臺諫監司常切糾察嚴刑名以杜絕之如

救焚拯溺以幸社稷

崇儉

臣聞禹卑宮室惡衣服克儉于家以有天下再傳而之太康則已色荒禽荒矣及桀之身竭百姓以為傾宮而天下亡之唐明皇之初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前殿及其晚節窮天下之侈不足以供其慾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昭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始於克儉者其終猶至於驕奢况無以啓迪後人不謹其始者哉天下習安於侈靡久矣於今為甚貴介之族與夫兼井之家燕飲之物歌謠之具窮奇極巧以相傾勝銷金鋪翠旬翻月異一領之細至有千錢之直

者此風其可長哉臣願陛下以道德為麗仁義為華以玼玩奇巧為喪國之斧斤以珠玉繡錦為迷心之鳩毒妾夷蘊崇之絕其根本痛自裁抑以禁之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淫荒驕奢者以敦薄俗顧不美哉昔孝文惜百金不為露臺而天下衣食滋殖晉武焚雉頭裘而士敦朴素唐太宗以亡隋為鑑而公私富給夫失節之嗟愚智同惡由恥不及其羣類故勉強為之以相高耳人主儻能躬儉以率之其趣也孰禦臣聞偽蜀以珠飾溺器太祖命碎之且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知其所尚哉

用人

臣嘗學稼於農矣凡播殖之宜耕鋤之功等則獲無或異
苟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澤不時則與之同饑饉時
則與之同豐穰由是而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其大者豈非
以其無私者耶是故先王法之其於用舍也能激天下之
不善而使之退愧勸天下之良才而使之樂進以致治者
抑亦法天地之無私故能成其私耳後世不該不徧之主
鮮克由是其於用舍之際或崇勢地而抑寒門或任親密
而棄踈遠或採虛譽而廢卑賤或悅其才能而略歷試或
重朝廷而輕四方或皆反是而益亂其故何也夫君子與
小人所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而言行非一事之可槩出
處非一端之可見此愚智同知也奈何立賢而有方哉以

謂必出於勢地與親密耶而膏梁子弟至有不辨菽麥而
高車大馬以爲民上則版築之叟渭濱之漁何從致哉以
謂必出於高明與踈遠耶而碌碌腐儒持方尺之紙書骯髒
之文以享萬鍾則伊尹之伊陟周公之魯公何從致哉至
或採虛譽而廢卑賤悅其才能而略歷試內外迭爲輕重
是皆昏君之所爲可深戒者夫王者一視而同仁苟德義
可尊無擇負販故管仲之舉二盜穆公之用由余齊威王
以左右譽而尊尚大夫功成於當年名著於後世可謂明
也已矣以舜之聖受命之初且猶歷試諸難况其他乎近
古漢宣亦可謂急賢之主矣而蕭望之杜延年蓋其所尤
厚者或出而治民或出爲邊吏非惟煩使之以觀人才亦

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其治優於文景者不其然乎夫祿二不才爵一無功未病於國而終為害者非惟其忌賢者進而害能者用也而賢能亦羞與同羣或恥居其下此其所以為害也自古人君之於進賢也罔間親疎貴賤無有愛憎惟較其賢否耳故丁公於漢祖有活已之恩非徒不用而加誅焉唐太宗不恤秦王府官吏之怨嗟以為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嘗擇賢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臣願陛下稽古先王法天地之無私鑑漢祖唐宗之公正不以布衣寒士公卿子弟惟賢是用不及私暱無所偏徇庶幾賢者彙征以光左右建中靖康元年三月上時除左諫議大夫

上 欽宗論致太平在得民心

陳公輔

臣比緣奉對特蒙 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成太平臣惶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蘊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媿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撲忠而已惟 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下無以臣言為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他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德唯聖人躬行於上者既有

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德東宮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乎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位遂取其政之善者略施行之政之虐者略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姦惡之小人以次竄殛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重陰蔽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

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下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效大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

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間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為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靖康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上

欽宗論君道本於民

胡安國

臣聞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矣婦棄其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

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官罷黃門狗馬除甘泉宮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彊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諸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究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

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皆已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惟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 陛下誠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黜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為中書
書人

靖康元年
手書

朝諸臣奏議卷第五

君道門

帝學上

上 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

學

孫覺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蚤朝晏罷選用羣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

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皆已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惟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 陛下誠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黜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為中書
書人

靖康元年
手書

朝諸臣奏議卷第五

君道門

帝學上

上 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

學

孫覺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蚤朝晏罷選用羣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

者雖安易危雖強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攬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苟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人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爲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

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虚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強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新蔽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熙寧元年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誠明之學

陳襄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靜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

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
誠也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
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為之謂也情也邪而私者也存而所謂
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
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謹獨而
固執之矣以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
而不息則化化而不已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
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為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
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
從服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此之謂也

留神省覽

年四月上時知州

上 神宗論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

程頤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
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
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
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
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

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 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然日入偷薄末俗譏議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則天下幸甚

上 哲宗論學本於正心

范祖禹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 陛下深居簡牕學日勤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其庸意宗不對學三日而奏

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竊欲 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略陳一二惟 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踈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

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
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
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
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 累聖相承
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
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
也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
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陛下試思 太祖此
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其餘執政侍從之臣書讀之職必皆
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

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
可以獨不知學乎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
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賢古
今成敗耳 眞宗之時益脩 太宗之業 仁宗在位四十
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通英講讀乃 仁祖之成規也
英宗 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 陛下所知不
幸 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太守重傳付 陛下
嗣位於今四年幸賴 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
陛下垂拱無爲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也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 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 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 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之愚

元祐三年八月上時為著作郎兼侍讀

上

哲宗論進學之時不可失

梁燾

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聖人未有不以脩身而為本者也書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

天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者其必由學乎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廟躬蓋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以失也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聖此其時也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反復治亂之事實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不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一意無忽又願 陛下萬機之

暇留思經筵講讀羣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 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造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上 宣仁皇后論 皇帝進學之時 恭 熹

臣恭惟 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 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於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下矣 陛下鍾愛 皇帝如此其至然而特為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所謂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 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為 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 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